

书山有径

树的故事

■赵文心

夏至,翻书消暑。读到两则树的故事,忍不住做文抄公。

在位于阿姆斯特丹皇帝运河263号的小花园里,有一棵活了150年的栗树。“这棵树是安妮-弗兰克和大自然唯一的联系。这棵树给她慰藉,让她幻想,陪伴她度过绝望和恐惧的时光。”

多年前我读过《安妮日记》。德籍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从她13岁生日获得的日记本落笔写起,真实地讲述了二战期间她与家人以及另外两个犹太家庭为躲避纳粹迫害而度过的长达两年的隐蔽生活。日记一直写到被捕。父亲奥托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他以余生编辑出版传扬女儿的日记。

“1944年2月23日,她正和一个叫彼特的年轻犹太人一同躲避纳粹追捕。她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两人看着蓝莹莹的天,光秃秃的栗树枝头挂着银光闪闪的露珠,在风中飞翔的海鸥还有其他小鸟……这一切如此让我们感动,我们沉浸其中无法言语。只要这些一直存在着,让我在活着的时候能看到它们,看到这阳光、这万里无云的天空,我就是幸福的。’”

安妮和栗树的故事讲述者是法国园艺师、凡尔赛宫花园首席园艺师、作家阿兰-巴哈东,他著的《花园词典》是2021年我的新年礼物。“1944年5月13日,她写道:‘我们的栗树开满了花;从上到下,它的枝叶那么繁茂,比去年时漂亮多了。’”三个月之后,8月4日星期五,安妮-弗兰克和她的家人被逮捕。1945年3月9日,她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因伤寒去世,年仅15岁。其时,距英军解放集中营不到两个月。

1944年4月5日安妮在日记里写道:“我希望我死后,仍能继续活着。”安妮日记是二战期间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有力见证,成为人们对那场人类梦魇举行深刻反

思的珍贵教材。这棵年长的美丽的栗树在安妮的文字里永远陪伴着她。

已经没有人知道安妮喜爱的栗树是何人栽种。

《老北京地图的记忆》则记载了辛亥革命后的农林部总长陈振先,1912年牵头成立了“天坛林艺试验场”,前后种了三百万株树:洋槐、松、椿、榆、杏、栎、槐、柳、榆、白桑、柏、松、枫、夜合、槐、赤杨、杉、藤、萝、槭、刺、桐、梧桐……洋槐还是特意设法去德国引进。当其时,国家乱成一团,依然有人在认认真真种树,研究“树种选择、播种、育苗、移栽、插条、造林、引种、生长调查、病虫害及天灾防治、森林工艺及材材等”。

三百万株树啊!种树人心怀执念,不管世事人事如何变迁,土地需要树,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需要树。有参天大树茂密森林,便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象征。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我愿意相信,只要扎下了根,北方大地上的这些树苗要比人在大地上生存得长久。它们吐纳阳光水汽,采集大自然的力量,它们在风雪中挺直脊梁,孕育生命散发芬芳。

很多年前我去北京出差,走过的地方看过的风景都淡忘了,唯独时常想起天坛的古柏。那是一个黄昏,公事办完,顺路走进天坛公园。后来回想,那天很特别,我在公园里没有见到一个游人,祈年殿漫漫坡道上空空如也。坐到一张椅子上,我独自面对树干瘦削劲枝叶沧桑的古柏,一株株数,一株株赏。

那时,我不知道天坛内有古柏3600多棵,大多植于明清。也不知道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参观天坛时说:天坛的建筑很美,我们可以学你们照修一个,但这里美丽的古柏,我们就毫无办法得到了。

我就是看着,看着,看它们树皮斑驳依然生机盎然,看夕阳缓缓为古柏染上金色的光晕。

柏树常青,木质芳香,被视为吉祥祥瑞之树。在皇家坛庙陵寝等处遍植柏树,以求“江山永固,万代千秋”的帝王们早已灰飞烟灭。而那些树,历经数百年沧桑,成为历史,成为岁月。



荷风送香气(古猗园) ■张文忠

意犹未尽

寒山钟声的诗意生活

■赵韩德文

到苏州,做了唐诗梦。
一条小船,在大运河里南下。时间大约是唐代宗大历末(公元779年),船上坐着诗人张继。一个身材高大,丰姿清朗,宽袖大袍,眼光略略下垂,颇有道者之风的文化人。他从长安到洛阳,再登舟南下。张继字懿孙,湖北襄阳人,天宝进士,安史之乱后的代宗宝应年间被录为员外郎,于征西府中任职,大历末转为洪州盐铁判官,成为分管赋税的官员。从他的《感怀》诗,可细细体会其生平与为人:“调与时人背,心将静者论。终年帝城里,不识五侯门。”他这次乘舟将路过苏州,继续南下,到洪州(南昌)

上任。

霜秋之夜,张继的小船缓缓到了姑苏城外。苏州城西大运河,于枫桥附近分出两道支流,一支向东经阊门,一支向南至胥门,双双汇入护城河;而干流则依旧日夜南北涌流。闪闪烁烁的渔火里,张继泊舟枫桥下,二十八个汉字满含无穷诗意,涌出心头:“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钟声,船,忽地在心头荡漾。读唐诗知道,在此之前十几年,代宗广德元年(763年),也是深秋,26岁的年轻诗人韦应物离开广陵(扬州)赴洛阳。当他在扬子渡口举步登舟时,听到远处传来断续的钟声,于是感慨

地生出诗句:“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要离别了,是平时生活中那熟悉的钟声,执拗地透过落叶缤纷的树林,赶来殷勤远送。距离远,听起来断断续续、依稀稀稀。

我也爱大运河。到一地,只要附近有大运河流经,都去流连一番。这次在苏州,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古城。城西,大运河宽舒地流过,无声,深厚。

唐代大运河的北端是洛阳,仅次于长安的重镇,号东都,秦王李世民曾镇守于此。“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州。”大量物资,从洛阳码头驳下,再陆路输往京城。商贾、官吏、文人、平民……纷纷在码头登舟。大运河上旅人南来北往。

漫步枫桥,望着粼粼秋水,月落乌啼。唐人无论悲喜顺逆,总能使生活诗意缠绕。

人生智慧

人间随处是南柯

■方鸿儒文

我国文学史上有著名的人生“三梦”:庄周梦蝶,黄粱一梦和南柯一梦。“庄周梦蝶”典出《庄子·齐物论》。一日庄周梦见自己幻化为一只蝴蝶,翩翩然地飞来飞去,悠然自得。庄周知道:这才是自己所追求的精神状态啊,便忘了自己是庄周。突然醒来,才恍然大悟我还是庄周啊!是我在梦中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赐梦予我呢?我和蝴蝶是有区别的,但天地万物都会“转化”的啊!

“蝴蝶”者,乃“自由精神”之意象也。蝴蝶似我,我心有蝶,梦境打破了蝴蝶与庄周虚拟与现实的界线。“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是为“齐物”论。

清人张潮《幽梦影》禅解“庄周梦蝶”：“庄周梦为蝴蝶,庄周之幸也;蝴蝶梦为庄周,蝴蝶之不幸也。”

然也!庄周化蝶,放飞心灵,逍遥梦境,是庄周之大幸;蝶现形为周,“自由”梦碎,回归现实,乃蝶之悲哀也!

“黄粱一梦”典出唐代文学家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唐开元七年,有个姓卢的读书人(卢生)骑着青驹进京赶考,结果名落孙山。一天途经邯郸,在客店偶遇道士吕翁。吕

翁见状问其由。卢生哀叹自己功名不就。

吕翁听罢,便从囊中取出一青瓷枕头说:“此是宝枕,你枕着安睡,便可圆你的梦想。”

店主正准备蒸“黄粱米饭”,卢生已倒头睡熟过去。一人梦乡便娶了美丽温柔、富贵人家的女子为妻。翌年便考中进士,一路擢升为陕州牧,京兆尹,荣升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最后封为燕国公,官运亨通,名望清高。

其五子也个个才学出众,联姻豪门,儿孙满堂,享尽富贵。卢生因年事已高,便上疏“乞骸骨”,请求皇上恩准告老还乡。

梦中弥留之际,卢生惊吓而醒,转身坐起,睁眼一看,一切如故:吕翁仍坐在旁边,“黄粱米饭”尚未蒸好。

“黄粱”者,乃“荣华富贵”之象征也。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衣锦还乡、子孙满堂乃人生之大喜、大福,为多少世人所终生追求的梦想。

然则,一切曾经日思夜想、牵肠挂肚追求的名利地位、职称头衔、名车豪宅,乃至美女江山,得之失之,到头来不过黄粱一梦,虚无一物而已。

“南柯一梦”则典出唐代文学家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

相传唐代有个姓淳于名棼的人,一天适逢其生日,便在宅南一棵大古槐树(“南柯”)下和朋友饮酒作乐。

醉眼朦胧间似觉有两个紫衣使者请他上车,马车朝大槐树下一个树洞驰去。但见洞中晴天丽日,朱门悬着金匾,上书“大槐安国”。有丞相出门相迎,告称国君愿将公主许配,并委任其为“南柯郡太守”。

淳于棼到任后勤政爱民,把南柯郡治理得井井有条。前后二十年,上获君王器重,下得百姓拥戴,官位显赫,家庭美满。

后遭罗国入侵,淳于棼率兵拒敌遭败,金枝公主又不幸病故。淳于棼便辞去太守职务,扶柩回京。车出洞穴,山川依旧。淳于棼惊醒过来,感觉梦中经历仿佛已过了一辈子。

“南柯”者,即梦中的“南柯郡”,乃生存时空之虚拟也。“山中方两日,人间已千年”,梦游片刻间,历经二十年。人生苦短,恍若隔世,南柯梦醒,浮生皆空。

鲁迅先生说:“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听说梦》)

现实中撞了墙,人只能在“梦”中求取心灵安慰。但梦醒时分,你或许依然欺骗自己,不敢正视、解剖自己的内心。

“一枕清风梦绿萝,人间随处是南柯。”(范成大诗)人生“三梦”,值得后人玩味再三。

时令小语

心上秋 不是愁

■陈茂生文

前几天经过小区门卫室,特意问候来自河南的保安老韩:“老家还好吗?”老韩说:“距离还远,没啥大问题。”对视一笑:万幸万幸。

转眼就是“立秋”,晚上出门扔垃圾散步顺便聊聊天。我说上海人把立秋后的“暑热”称为“秋老虎”。天凉爽了,会说是“秋老虎”打“瞌睡”了,“瞌睡”即瞌睡的意思。若遇高温天气,网上马上就有“‘秋老虎’肆虐”的标题了。老韩认真地说:雨浇水浸的稻子就靠秋天的大热天催一下才会饱满,产量也指望随着增加一些,完了又补一句:瘪壳稻谷连猪也不爱吃。

春华秋实,庄户人家的“收成”多寡是必须认真对待的话题。相比之下,都市中人“秋上心下就是愁”。

春夏秋冬,最大区别就在温度的不同。太热了,“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动辄汗流浹背,精神随之倦怠谓之“苦夏”;太冷了就是“酷寒”,“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的也是杜甫,伸不开手自然少动笔。

不管怎样,“立秋”后的“秋老虎”再热也会一点点消散,更拦不住日头渐短黑夜漫长凉意日浓的“横秋”之势。古时文人说“风情张日,霜气横秋”“归雁横秋,倦客思家”,这“横”该是充满、充斥的意思。

以前在工厂农村,夏天“战高温,夺高产”;冬天“抗冰雪,保安全”,春秋季节就是“抓质量,促管理”的精细活了。学校也是如此,上课作业难免枯燥乏味,但春游秋游令学生雀跃向往,而冬天夏天只能放假了事。

犹记辛丑年春某日,在小区景观湖边走几步,看到水中似有数团浓浓黑水团,抵近细看却是无数小蝌蚪围拢一起,有些游出去的更多是游回来的。此后几日,湖边总有小朋友和家长来观看也有捕捞的。熬过高温天一忽儿“立秋”过了,不知多少蝌蚪变成青蛙,如今又藏身何处?

但过不了多久,坐在湖边休闲椅上,享受秋凉渐起时,总还能听得此起彼伏的“呱呱”声,让人年年默诵“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